

世/界/中/短/篇/小/说/经/典/书/系
hijiezhongduanpianxiaoshuojingdianshuxi

杨冬 宋民 主编
经典是不畏惧时间的，生命却耐不住“逝者如斯夫”的侵蚀，阅读
《世界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》，用最少的旅费，达到生命的最远方。

热爱生命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世界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

热 爱 生 命

杨冬 未民 主编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世界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

- | | |
|-------|--|
| 主 编 | 杨冬 未民 |
| 出 品 人 | 张四季 |
| 责任编辑 | 陆 风 |
| 出版发行 | 时代文艺出版社 |
| 地 址 |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 130062 |
| 电 话 | 总编办:0431 - 86012927 发行科:0431 - 86012939 |
| 网 址 | www.shidaichina.com |
| 印 刷 |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|
| 字 数 | 1200 千字 |
| 印 张 | 65 印张 |
| 版 次 | 2010 年 1 月第 2 版 |
| 印 次 |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|
| 书 号 | ISBN 978 - 7 - 5387 - 0888 - 2 |
| 定 价 | 298.00 元(全 10 册) |
| 版权所有 | 翻印必究 |

序 言

古人说“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”，对于现代人而言，行万里路易，读万卷书难。科技的车轮正以惊人的速度横扫世界，终日在电脑和千奇百怪的机器前忙碌的现代人，用电线、光缆、轨道或航线，把地球变成了一个村落。点击鼠标，我们可以在世界的任何角落把自己随意粘贴。

面对异域文明，缺少了读万卷书的底蕴，我们不仅频繁遭遇“对面相逢不相识”的尴尬，更不断积聚着那些源自心底的陌生。为此，我们渴望一种深层的理解，渴望一种心灵的融通；渴望一种旅行方式的回归——行万里路前，先在精神的行囊里放几本书，以让心灵和脚步行得更远。心灵的远足，不要“青春作赋，皓首穷经”，不要悬梁刺骨，凿壁偷光，也不要手不释卷、红袖添香。心灵的远足，只须在不经意的闲暇里读几部经典。

经典是不畏惧时间的，生命却耐不住“逝者如斯夫”的侵蚀，阅读《世界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》，用最少的旅费，达到生命的最远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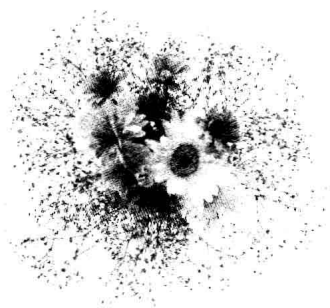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热爱生命	1
青春	67
一个人的诞生	117
鱼王	135

热爱生命

〔美国〕

杰克·伦敦





一切，总算剩下了这一点——

他们经历了生活和动乱：

能做到这样也就是胜利，

尽管他们输掉了赌博的本钱。

他们两个一颠一跛。痛苦地走下河岸，有一次，走在前面的那个还在乱石中间失足摇晃了一下。他们又累又乏，因为长期忍受艰难，脸上都带着咬牙苦熬的表情。他们肩上捆着用毯子包起来的沉重的包袱。总算那条勒在额头上的皮带还得力，帮同吊住了包袱。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来复枪。走路的姿势，全是弯着腰，肩膀冲向前面，而脑袋冲得更前，眼睛总是瞅着地面。

“我们藏在地窖里的那些子弹，有两三发在我们身边就好了。”走在后面的那个人说道。

他的声调，阴沉沉的，完全没有感情。他冷冷地说着这些话；前面的那个只顾一拐一拐地向流过岩石、激起一片泡沫的白茫茫的小河里走去，一句话也不回答。

后面的那个跟着他走下河去。他们两个都没有脱掉鞋袜，虽然河水冰冷——冷得他们脚踝疼痛，两脚麻木。每逢走到河水冲激着他们膝盖的地方，两个人都摇摇晃晃地站不稳。

跟在后面的那个在一块光滑的圆石头上滑了一下，差一点摔下去，但是，他猛力一挣，站稳了，同时痛苦地尖叫了一声。他仿佛有点头昏眼花，一面摇晃着，一面伸出那只闲着的手，好象打算扶着空中的什么东西。站稳之后，

他再向前走去，不料又摇晃了一下，几乎摔倒。于是。他就站着不动，瞧着前面那个一直没有回过头的人。

他这样一动不动地足足站了一分钟，好象在心中盘算，接着，他就叫了起来：“喂，比尔，我的脚踝扭伤啦。”

比尔在白茫茫的河水里一摇一晃地走着，没有回头。后面那个人瞅着他这样走去，脸上虽然照旧没有表情，眼神却跟一头受伤的鹿一样。

前面那个人一颠一跛。登上对面的河岸以后，头也不回，只颐向前走去。河里的人眼睁睁地瞧着。他的嘴唇有点发抖，因此，他嘴上那丛乱棕似的胡子也在明显地抖动。他甚至不知不觉地伸出舌头舐舐嘴唇。

“比尔！”他大声地喊着。

这是一个坚强的人在难中求援的喊声，但比尔并没有回头。他的伙伴干瞧着他，只见他古里古怪地颠簸着，跌跌撞撞地前进，蹒跚地登上一片不陡的斜坡，向矮山头上柔和的天际走去。他一直瞧到他跨过山头，失去了踪影。于是他掉转眼光，慢慢扫过比尔走后留给他的那一圈世界。

靠近地平线的太阳，像一团快要熄灭的火球，几乎被那些混混沌沌的雾同蒸气遮没了，让你觉得它好象是什么密密团团，然而轮廓模糊、不可捉摸的东西。这个人支着一条腿，掏出了他的表。现在是四点钟，在这种七月底或者八月初的季节里——他说不出一两个星期之内的确切的日期——他知道太阳大约是在西北方。瞧了瞧南面，知





道在那些荒凉的小山后面就是大熊湖；同时，他还知道在那个方向，北极圈的禁区界线深入到加拿大冻原之内。而他所站的地方，则是铜矿河的一条支流，那铜矿河又向北流去，注入加冕湾和北冰洋。他从来没到过那儿，但是，有一次，他在哈得逊湾公司的地图上曾经瞧见过那地方。

他把周围的那一圈世界重新扫了一遍。这是一片叫人看了发愁的景象。到处都是模糊的天际线。小山全是那么低低的。没有树，没有灌木，没有草——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片辽阔可怕的荒野，因此他的两眼迅速地露出了恐惧。

“比尔！”他悄悄地、一次又一次地喊道，“比尔！”

他在白茫茫的水里畏缩着，好象这片浩大的世界正在用压倒一切的力量挤着他，正在残忍地摆出得意的威风来摧毁他。他像发疟子似的抖了起来，连手里的枪都哗啦一声落到水里。这一声总算把他惊醒了。他和恐惧斗争着，竭力鼓起精神，在水里摸索，找到了枪。他把包袱向左肩挪动了一下，以便减轻扭伤的脚踝的负担。接着，他就慢慢地，小心谨慎地，疼得闪闪缩缩地向河岸走去。

他一步也没有停。他像发疯似的拚着命，不顾疼痛，匆匆登上斜坡，走向他的伙伴失去踪影的那个山头——比起那个瘸着腿，一颠一跛的伙伴来，他的样子显得更古怪可笑。可是到了山头，只看见一片死沉沉的，寸草不生的浅山谷。他又和恐惧斗争着。克服了它，把包袱再往左肩挪了挪，蹒跚地走下山坡。

谷底一片潮湿，浓厚的苔藓，像海绵一样，吸饱了水。他每走一步，水就从他脚底下溅出来，他每提起脚，就会引起一种喳喳的声音，因为潮湿的苔藓总是吸住他的脚，不肯放松。他挑着好路，从一块沼地走到另一块沼地，并且顺着比尔的脚印，走过一堆一堆的、像突出在这片苔藓海里的小岛一样的岩石。

他虽然孤零零的一个人，却没有迷路。他知道，再往前去，就会走到一个小湖旁边，那儿有许多极小极细的枯死的枫树，当地的人把那里叫做“提青尼其利”——意思是“小棍子地”。而且，还有一条小溪通到湖里，溪水也不是这样白茫茫的。溪上有灯心草——这一点他记得很清楚——但是没有树木，他可以沿着这条小溪一直走到水源尽头的分水岭。他会翻过这道分水岭，走到另一条小溪的源头，这条溪是向西流的，他可以顺着水流走到它注入狄斯河的地方，那里，在一条复着的独木船下面可以找到一个坑，坑上面堆着许多石头。这个坑里有他那枝空枪所需要的子弹，还有钓钩、钓丝和一张小渔网——打猎钓鱼求食的一切工具。同时，他还会找到面粉——并不多——此外还有一块腌猪肉同一些豆子。

比尔会在那里等他的，他们会顺着狄斯河向南划到大熊湖。接着，他们就会在湖里朝南方划，一直朝南，直到马肯齐河。到了那里，他们还是要朝着南方，继续朝南方下去，那么冬天就怎么也赶不上他们了。让湍流里去结冰吧，让天气变得更凛冽吧，他们会向南走到一个暖和的哈





得逊湾公司的站头,那儿不仅树木长得高大茂盛,食品也多得吃不完。

这个人一路向前挣扎的时候,脑子里就是这样想的。他不仅苦苦地拚着体力,也同样苦苦地绞着脑汁,他竭力想着比尔并没有抛弃他,想着比尔一定会在藏东西的地方等他。他不得不这样想,不然,他用不着这样拚命,他早就会躺下来死掉了。当那团模糊的太阳慢慢向西北方沉下去的时候,他想象着跑完了他和比尔向南逃避紧紧追来的冬天的每英寸路,而且跑了许多次。他反复地想着地窖里和哈得逊湾公司站头上的吃的东西。他已经有两天没吃东西了;至于没有好好地吃到他所要吃的东西的日子还绝不止两天。他常常要弯下腰,摘着沼地上那种灰白色的浆果,把它们放到口里,嚼几嚼,然后吞下去。这种沼地里的浆果只是一小粒包着一点浆水的种籽。一进口,水就化了,种籽又辣又苦。他知道这种浆果并没有养份,但是他仍然抱着一种不顾常识,不顾经验教训的希望,耐心地嚼着它们。

走到九点钟,他在一块岩石上绊了一下,由于极端的疲倦和衰弱,他摇晃了一下就栽倒了。他侧着身子、一动也不动地躺了一会儿。接着,他从捆包袱的皮带当中脱出身子,笨拙地挣扎起来勉强坐着。这时候,天还没有完全黑,他便借着留连的暮色,在乱石中间摸索着,想找到一些干枯的苔藓。后来,他收集了一堆,就升起一蓬火——一蓬不旺的,冒着黑烟的火——并且放了一白铁罐子水在上

面煮着。

他打开包袱，第一件事就是数数他的火柴。一共六十七根。为了弄清楚，他数了三遍。他把它们分成几份，用油纸包起来，一份放在他的空烟草袋里，一份放在他的破帽子的帽圈里，最后一份放在贴胸的衬衫里面。做完以后，他忽然感到一阵恐慌，于是把它们完全拿出来打开，重新数过。仍然是六十七根。

他在火边烘着潮湿的鞋袜。鹿皮鞋已经成了湿透的碎片。毡袜子有好多地方都瞎穿了，两只脚皮开肉绽，都在流血。一只脚踝胀得脉管直跳，他检查了一下。它已经肿得和膝盖一样粗了。他一共有两条毯子，他从其中的一条撕下一个长条，把脚踝捆紧。此外，他又撕下几条，裹在脚上，代替鹿皮鞋和袜子。接着，他就喝完那罐滚烫的水，上好表的发条，爬进两条毯子当中。

他睡得跟死人一样。午夜前后的短暂的黑暗来而复去。太阳从东北方升起来——至少也得说那个方向出现了曙光，因为太阳给乌云遮没了。

六点钟的时候，他醒了过来，静静地仰面躺着。他直瞅着上面灰色的天空，知道肚子饿了。当他撑住胳膊肘翻身的时候，一个很大的呼噜声把他吓了一跳，他看见了一只公鹿，它正在用机警好奇的眼光瞧着他。这个牲畜离他不过五十英尺光景，他脑子里立刻出现了鹿肉排在火上烤得滋滋响的情景和滋味。他不自觉地抓起了那枝空枪。瞄好准星，扣了一下扳机。公鹿哼了一下，一跳就跑开了，



只听见它奔过山岩时蹄子得得乱响的声音。

这个人骂了一句，扔开那枝空枪。他一面拖着身体站起来，一面大声地哼哼。这是一件很慢、很吃力的事。他的关节都像生了锈的铰链。它们在骨臼里的动作很迟钝，阻力很大，一屈一伸都得咬着牙才能办到。最后，两条腿总算站住了。但又花了一分钟左右的工夫才挺起腰，让他能够像一个人那样站得笔直。

他蹒跚地登上一个小丘，看了看周围的地形。既没有树木，也没有小树丛，什么都没有，只看到一望无际的灰色苔藓，偶尔有点灰色的岩石，几个灰色的小湖，几条灰色的小溪。算是一点变化点缀。天空也是灰色的。没有太阳，也没有太阳的影子。他不知道哪儿是北方，他已经忘掉了昨天晚上他是怎样取道走到这里的。不过他并没有迷失方向。这他是知道的。不久他就会走到那块“小棍子地”。他觉得它就在左面的什么地方，而且不远——可能翻过前面的小山头就到了。

他于是回到原地去把包袱打好，准备动身。他摸清楚了那三包分别放开的火柴还在，虽然没有停下来再数数。不过，他仍然踌躇了一下，在那儿一个劲儿盘算，这次是为了一个厚实的鹿皮口袋。袋子并不大。他可以用两只手把它完全遮没。他知道它有十五磅重——相当于包袱里其它东西的总和——这个口袋使他发愁。最后，他把它放在一边，开始卷包袱。可是，卷了一会儿，他又停下手，盯着那个鹿皮口袋。他匆忙地把它抓到手里，用一种挑战的

眼光瞧着周围,仿佛这片荒原要把它抢走似的;等到他站起来,摇摇晃晃地开始这一天的路程的时候,这个口袋仍然在他背后的包袱里。

他转向左面走着,不时停下来摘沼地上的浆果吃。他的脚踝已经僵了,他比以前跛得更显明,但是,比起肚子痛苦,脚疼就算不了什么。饥饿的疼痛是剧烈的。它们一阵一阵地发作,好象在啃着他的胃,痛得他不能把思想集中在到“小棍子地”必须走的路线上。沼地上的浆果并不能减轻这种剧痛,那种刺激性的味道反而使他的舌头和口盖热辣辣的。

他走到了一个山谷,那儿有许多松鸡从岩石和沼地里呼呼地拍着翅膀飞起来。它们发出一种“咯儿—咯儿—咯儿”的叫声。他拿石子打它们,但是打不中。他把包袱放在地上,像猫捉麻雀一样的偷偷走过去。锋利的岩石划破了他的裤子,膝盖流出的血在地面上留下一道血迹;但是在饥饿的痛苦中,这种痛苦也算不了什么。他在潮湿的苔藓上爬着,弄得衣服透湿。身上发冷;可是这些他都没有觉得,因为他想吃东西的念头那么强烈。而那些松鸡却总是在他面前飞起来,呼呼地转,到后来。它们那种“咯儿—咯儿—咯儿”的叫声简直变成了对他的嘲笑,于是他就咒骂它们,随着它们的叫声对它们大叫起来。

有一次,他爬到了一只一定是睡着了的松鸡旁边。他一直没有瞧见,到它从岩石的角落里冲着他的脸窜起来,他才发现。他像那只松鸡的起飞一样惊慌,抓了一把,只



捞到了三根尾巴上的羽毛。他一面瞅着它飞走，一面恨它，好象它做了什么非常对不起他的事。随后他回到原地，背起包袱。

时光渐渐消逝。他走进了连绵的山谷，或者说是沼地，这些地方的野物都比较多。一群驯鹿走了过去，大约有二十多头，都是那样诱人地待在来复枪的射程以内。他心里有一种发狂似的、想追赶它们的念头，而且相信自己一定能追上去捉住它们。一只黑狐狸朝他走了过来，嘴里衔着一只松鸡。这个人喊了一声。这是一种可怕的喊声，那只狐狸给吓跑了。可是没有丢下松鸡。

傍晚时，他顺着一条小河走去，乳白色的、含有石灰的河水从稀疏的灯心草丛里流过去。他紧紧抓住这些灯心草的贴根的部分，拔起一种好象嫩葱芽的东西，只有木瓦钉那么大。这东西很嫩，他的牙咬进去，会发出一种咯吱咯吱的声音，仿佛味道很好。但是它的纤维却不容易嚼。它是由一丝丝的充满了水份的纤维组成的，跟沼地上的浆果一样，完全没有养份。他丢开包袱，爬到灯心草丛里，像牛似的大咬大嚼起来。

他非常疲倦，总是希望能歇一会儿——躺下来睡个觉；可是他又不得不继续挣扎前进——不过，这并不一定是因为他急于要赶到“小棍子地”，多半还是饥饿在逼着他。他常常跑到小水坑里去找青蛙，或者用指甲翻起土来找小虫，虽然他也知道，在这么远的北方，是不可能有什么青蛙或小虫的。

他瞧遍了每一个水坑,都没有用,最后,到了漫漫的暮色袭来的时候。他才发现一个水坑里有一条独一无二的。像鲦鱼般的小鱼。他把胳膊伸下水去,一直没到肩头,但是它又溜开了。于是他用双手去捉,把池底的乳白色泥浆全搅浑了。正在紧张的关头,他又掉到了坑里,半身都浸湿了。现在,水已经太浑,看不出鱼在哪儿,他只好等着,等泥浆沉淀下去。

他重新又提起来。直到水又搅浑。可是他等不及了,便解下身上的白铁罐子,把坑里的水舀出去。起初,他发狂一样地舀着,把水溅到自己身上,同时,因为泼出去的距离太近,水全流向坑里。后来,他就比较小心地舀着,尽量让自己冷静一点,虽然他的心跳得厉害,手在发抖。这样过了半小时,坑里的水差不多舀光了。剩下的连一杯也不到。可是。并没有什么鱼。他这才发现石头里面有一条暗缝,那条鱼已经从那里钻到了旁边一个相连的大坑——坑里的水他一天一夜也舀不干。如果他早知道有这个暗缝,他会一开始就用石头把它堵死。而鱼也就早归他所有了。

他这样想着,四肢无力地倒在潮湿的地上。起初,他只是偷偷地哭,过了一会儿,他就对着把他团团围住的无情的荒原号啕大哭;后来,他又大声抽噎了好久。

他升起一蓬火,喝了几罐热水让自己暖和暖和,并且照昨天晚上那样在一块岩石上露宿。最后他检查了一下火柴是不是干燥,并且上好表的发条。毯子又湿又冷,脚

